

# 空山松子塔

文、宋芳绮

寂静的夜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敏之握着一纸信笺，茫然地凝视窗外。幽幽的月光，透过窗棂，映在白色的廉幕上，惨惨淡淡，是一种蓝调的深沈。

中秋刚过，洛城的秋意已十分浓郁，尤其入夜，更深露重，格外清寒。

敏之紧紧握着信笺，旧日的人事全涌上心头。思念的故乡、思年的人呵！原以为一只行囊远渡重洋，可以把心头的乱绪全抛在远远的，太平洋的彼岸。而今，一纸信笺，却又勾起她层层叠叠，欲忘难忘的往事。



光复节的连续假期，所有的车票已卖完。初次离家的敏之，已受了一个多月的思乡之苦，大一的新鲜人，还未遇到什么新鲜事，就已饱受一票难求的烦恼。"早知道就不要填北部学校"敏之心里嘀咕着，早知道。。。。。。却已无济于事。

当天，敏之背着简单行李，到车站买了莒光号站票，心想，站也要站回屏东。

车厢内人潮拥挤，没有人会同情她这么一个细瘦的弱女子，敏之调了个靠门的位子，倚靠车背站着。位子上坐着的是一位年轻的男孩，他仰头望敏之，随即将身子往内侧移动：

"小姐，你可以坐在手把上，比较不累。"善意地笑。

敏之对这冒昧之举，吓了一跳，没理会他。那男孩不说话，自迳闭目养神。

车过新竹，敏之站了一、两个小时，腿确实酸了，低头看那男孩一眼，不像坏人，况且他始终保持身子内侧的姿势。心想："算了，这么多人，谅他也不敢怎样。"于是往手把一坐，果然舒服多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那男孩突然站起身来，歉意一笑：

"其实，我应该让坐的，让你这样坐着多不舒服。"

敏之急着从手把上跳了起来，连声说："不用、不用，这样可以了。。。。。。"



两人僵立着，数对眼睛盯着他们和那个空座位。

"快坐下吧：大家都在看你了。"他压低声音地说。

"嗯。。。。。。"敏之脸一红，顺从地坐下来，闭上眼，心噗通直跳。

由于前夜赶一份报告，敏之又疲又困，眼一阖，迷迷糊糊竟睡着了。不知睡了多久，再睁开眼，车已到台南，而那位让座的男孩已不见踪影，不知在那一站下的车。敏之有些懊悔：“连谢都忘了谢人家，他一定会骂我是个没礼貌的人。”

再次见到他，是在古典诗社的迎新会上，敏之一到社里就发现一双熟悉的眼神。

"是你！"敏之有些惊喜。

"嗨！赵敏之，欢迎你加入古诗社。"他像是个可爱的大男孩，笑起来有一对浅浅的酒窝。

"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"敏之充满讶异，却也有一丝喜悦。

他摇晃着手中的社员资料卡，狡猾地笑。

"那天真是谢谢你。"敏之想起坐车之事，赶紧道谢，谢过之后，心中如释重负。

"没事，我叫方平，中文三，是这学期古诗社的社长。"方平自我介绍，顺手翻出敏之的资料。

"赵敏之，我很好奇，你不是中文系怎么会想来参加古诗社？"

"外文系就不能参加吗？"赵敏之反问方平。

"喔！不是。只是好奇问问。"一般参加古诗社的同学多半是中文系，因为中文系的古诗创作是必修课，所以许多同学都先来学作诗。

"我喜欢诗词，觉得很美。"敏之自幼就喜欢文学，尤其古典诗词更喜欢吟吟背背。

"作诗很难吗？"敏之想起诗的平仄、押韵，突然担心起来。

"其实作诗很容易，不过要作一首好诗就难了。"

"那。。。我不想参加了。"敏之突然心生畏怯。敏之一向在顺境中长大，各方面表现也都非常优秀，不论是演讲、朗诵或作文，她都有很好的成绩。也因为这样，敏之要求自己"高人一等"，要做就要做得很好，没有把握的事，碰也不碰一下。

"怎么？怕了？"他的眼神充满鼓励式的嘲弄："没事，我们这里没有李白、杜甫，全是瞎搞胡诌，好玩罢了。"

"真的？我做不出来，你们不会笑我吧！"

"会笑，不但会笑还会批评。"

"你——"敏之有点被愚弄的感觉。

"怎么，生气了？"方平盯着敏之，敏之满脸涨红，不知是羞？是怒？



"算了，我不想来这儿自讨没趣。"敏之调头就走。

"喂。。。"方平拉住敏之："怎么经不起一点挫折，太娇贵了吧！怎么还没开始就怕了呢？"

"你——"敏之由气又怒，屈强的脾气又不肯认输："是，我又娇又贵，经不起挫折，我自认没有天份，不该来这儿附庸风雅，对不起，社长大人，请你放手，我要退社，可以吗？"

方平见她真动了怒。"真生气了？我道歉！"方平这会儿正经地说："刚才故意激你，只是不想让你一下子就打退堂鼓，其实作诗真的不难，上一，两次课后保证你也能写诗，你会有兴趣的。"

敏之见方平一脸诚挚，自觉太小器了，有失风度。

"别这么说，是我太紧张了。"

"这么说，你接受了我的道歉，愿意留下来来了？"方平泛起喜悦的笑脸。"嗯！"

迎新会由方平主持，诗社几位老干部也上台发表自己的创作的心路与历程：有人为了一句诗抽了好几包长寿烟；有人为了推敲一个字几天几夜睡不好；也有人为了作一首诗而白了一撮发。每个人的经验不同，但共同的感受是，经过了痛苦的挣扎，看到自己的作品诞生时，那喜悦是无以言喻的。

方平坐在台前，对台下的敏之眨眼一笑，仿佛告诉她：这是充满奇妙的创作经验。

会后敏之正想离去，突然有人传来字条：

赵敏之，为了我刚才的事表示歉意，我请你吃冰，OK？（方平）

敏之回过身去，方平正忙着为一些新加入的社员填写资料，她抬头看他一眼，递给她一个眼神。敏之心有领会。对眼前这个"貌似"忠厚、善良的男孩并不讨厌，于是就点头一笑，接受他的邀约。

诗社的接触，使敏之对古诗的喜好由欣赏而衍出创作的兴趣。虽然她没有作业压力，她却写得比其他中文系的社员勤快。由于诗的牵引，敏之和方平的感情，也由彼此的欣赏而逐渐产生一种特别的情愫。

他们一起读诗、看画，一起讨论作品，也为一字一句争执。敏之感情细腻笔触中常带款款深情。方平偶尔会笑她："小女子心思柔弱，笔触优美，可媲美李清照的深闺情怀，只是，不知谁是那幸运的赵明诚。"敏之不喜欢这个比喻，因为清照与明诚虽极相爱、相知，然情深缘浅，明诚早逝，幸福的婚姻并不太长。方平的作品多空灵飘逸，大有置身江野，恬淡自适之趣，敏之每戏谑他："先生思维多超尘脱俗，日后必为一得道高僧。"方平只是笑，并不反驳。

敏之和方平的感情在稳定中发展。敏之知道方平是真诚的，她也相信，方平会是个很好的伴侣。他们的感情在两系之间是令人称羨，相貌姣好、才华横溢，谁能不说：真是一对才子佳

人。

大四那年秋天，方平的母亲身染重疾。已经大四的方平，面临着即将来临的研究所考试和母亲的重病，是一种沉重的压力。身为长子的方平，不放心独自在嘉义、卧病在床的母亲，每个星期均返家探母。方平的母亲罹患骨癌已至末期，癌细胞扩散全身骨髓神经，痛苦难堪，只得靠打吗啡止痛。方平见母亲如此痛苦的模样，心中矛盾交杂，他不知该为母亲求死还是求生？敏之见状，也心痛不已。一天周末，敏之的室友是佛学社的社员，她告诉敏之下午佛学社同学要到承天禅寺朝山。敏之找到方平：

"方平，我们也去朝山好吗？听说朝山有很大的功德，可以消业障，为你妈妈祈福。"

方平答应了。事实上，方平心中根本不懂什么是"朝山"？什么是"业障"？又怎么会有"功德"？他只知，他能为母亲做的只有这些，只要对母亲有帮助，他就愿意去做。那天下午，他们来到山腰，已开始下起毛毛雨。方平与敏之将鞋袜脱下，置於山径下，便跟在佛学社的同学后面，三步一跪地拜上山去。拜至山中，突然倾盆大雨一泄而下。冰凉的雨水流触地的额头、指间。方平每磕一下头，便观想着母亲的病痛稍减。山间的草木青翠，经过大雨的洗涤，散发出淡淡的清香。引磬的声音如空谷清音，悠远清扬，每敲一下，就仿佛震开了方平心头上原本浓的化不开的愁云。

拜至山顶，大夥已全身湿淋，狼狈不堪。但是，方平心中却有从未有的清凉和舒畅的感觉。这阵子，为了母亲的病，方平已身心俱疲，精神几欲崩溃。而此刻，山风徐徐，山泉冷冷，方平愁眉舒展，仿佛有一番新的体会。"敏之，谢谢你带我来参加这次的心灵洗礼，真的，我从没有过这种感觉。"

回去之后，方平灵感所至，作了一首七律"古诗"。

漠漠斜晖照野林  
台阶烟蔓晚寒侵  
丛花暮雨松斋静  
荒草穿萤竹坞深  
回径梵钟惊世梦  
映潭山月静人心  
禅机处处随云水  
何用如来座上寻



当方平将这首"古诗"给敏之看时，敏之心中起了莫名的颤抖，是一种"悲欣交集"的心情。她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，她只知道这是一种奇怪的、矛盾的心情。

每周末，方平仍旧去朝山，有时敏之陪他，有时独自一人。他发现，一种神秘的感应在出现：母亲的病虽未好转，但疼痛的次数减少了，大半时间都在昏睡中。

两个月后，方平的母亲安祥地过世了，方平遵照母亲生前的遗愿，将火化后的骨灰安放在寺院的灵塔。丧事处理完后，方平返回台北，开始抄经。母亲病重时，方平曾发愿为母抄诵"地藏经"，当时因两地奔忙，空霞少，进度缓慢。回台北后，方平除了上课外，其余时间均关在房里抄写经文。而这段时期，他心中起了疑惑：生来死去，究竟何处？

敏之再见方平，觉得方平变了，仿佛莫些东西在他心中滋长，又仿佛是他自己在做无形的蜕变。

他们的感情依旧，只是敏之隐隐地感觉到，方平正逐渐走远，走向一个她不能理解的境域。这种感觉是可怕的，一种被冷落、被遗弃的感觉。

方平对敏之还是很好，关心如昔、照顾如昔。在外人眼力，决看不出丝毫变化。他一样去等候她下课，接她一起去吃饭，一同上诗社，一同逛书店、看电影。但是心思细腻的敏之感觉得到：这种亲密关系已不是情侣的感情，而是一种兄妹之情，是兄长对小妹的体贴与照顾。

这样的转变，敏之察觉到了，而方平并不自觉。他忘记了她的生日；忽略了她的喜怒，但对她仍旧很好。他们仍然在一起，一起讨论诗，只是这些诗多半是方平选自佛教经偈中的一些禅诗。男女之间的你情我爱，在他们的话题中逐渐减少。这样的转变，敏之察觉到了，而方平，仍不自觉。一天，方平与敏之去看电影，看完电影方平送敏之回宿舍。行至校园暗处，敏之终于忍不住心中压抑已久的委屈，而放声哭泣。

"怎么了？敏之？"方平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。

"。。。"敏之只是哭泣，因哭泣而颤动的肩膀显得格格外削瘦、单薄。

"怎么了嘛？刚才的剧情让你这么难过吗？"方平搂着她，轻轻地拍着，好像是哥哥对妹妹的一种安抚。

"傻瓜，怎么那么多愁善感？那是演戏，又不是真的，瞧你哭得那么伤心。"

敏之抬起头，眼泪滂沱。她看着方平，这么一个真诚的男孩，他到底了解自己的感情吗？"你爱我吗？"敏之望着他，突然问。

"傻瓜，这还用问吗？"方平笑着回答，毫不思索。

"真的？"

"当然。"

"好，如果爱我，你就吻我。"敏之认真的。

"现在？"方平又笑了，笑得有些无奈，好像是面对一个任性的小孩做出无理的要求。

"对，就是现在。"

"你不怕别人看到？"

"不要关别人。"敏之十分坚决。

方平俯下身，轻轻地在她唇上一沾，然后拭去她脸上的泪："看你多刁蛮啊？这样可以了吗？"



敏之的心突然凉了下來，她喃喃地說：

"我明白了。"

敏之自徑地走了。她知道方平已經不是方平，她知道方平的感情沒變，而是感覺變了；她知道方平依然愛她，只是愛的方式不一樣了。

漸漸地敏之變得弱脆而易怒，她常常無故地发脾气，有時不惜以傷害自己來傷害方平。面對敏之的轉變，方平有些手足無措。

"敏之，你為什麼變得不講理了。"方平曾經這樣問。

"我本來就不講理。"

"不，從前的你不是這樣。"

"難道從前的你是這樣嗎？"敏之歇斯底里地吼着："方平，因為你變，我才会變，你知道嗎？"

敏之的心是痛苦的，一切的折磨與傷害只因為她害怕失去。但，這樣的結果只是把兩個人搞得更疲憊。自虐的敏之漸漸領悟，強求是痛苦的，害怕是徒然的。姻緣命定，何不想開一點，順其自然，讓自己好過一些。

方平畢業前夕，敏之提議分手。方平先是詫異，隨後平靜地說：

"這樣也好，敏之，我不能給你什麼。"

"不是這樣的，方平，認真想想你自己的內心，好吗？"敏之激動哭了。她多麼在乎這段感情，但她知道，一切是不能強求的。

"敏之，我不夠細膩、不夠好，但我對你的感情是真的。"方平說着，淚也流了下來。

"我相信你，方平，但你我之間真的有问题。"

"問題？什麼問題，我們那么好，會有什麼問題？"方平仍意識不到問題所在，眉一皺："難道是你？"

"不是我，是你，從你身上散發出來的，一種感覺；我也說不上來，它好像把你從我身邊拉開，把你交給眾人。。。"

"你說什麼啊？"

"方平！"敏之累了，用手托着額。"別說，方平，什麼都別說。我只知道，我曾經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份，而現在，不是了？"

"敏之——"

"让我们冷静想想，好吗？想清楚再说吧？"

方平入伍了，入伍之后仍与敏之保持书信联系，只是信的内容大多陈述他的生活体验和心灵成长。

两年后，敏之毕业了，顺利地通过托福和 GRE 考试，申请到美国加州大学研究所。出国前，方平自军中休假来看她。

方平理个小平头，显得精神奕奕。"敏之，你真的要走吗？"

"你留我吗？"敏之望着他，苦笑。

敏之心中多么希望方平留她，只要他开口，敏之愿意放弃出国留学；只要方平开口，敏之愿意为他做一切事。

"方平留我，你为什么不留我。"敏之在心里凄苦的，凄苦的呐喊。

"我不能留你。"方平有一丝感伤："敏之，我不能自私的要求你改变什么。每个人要走的路不同，不能勉强别人与我们走到一块儿。相互牵绊的感情，日后必定会有怨尤，会后悔的。"

敏之无言，定定地看着他。

"你说的没错，男女感情不是我的全部，因此我会在无意中伤害了你。敏之，这一、两年，我时时冷静的思考、反省，才知道你是那么苦、那么累。"方平说着，感伤中却仍平静。"敏之，我知道我在追寻些什么，还没找到，但那不是感情，不是家庭。对不起，敏之，我负了你——。"

敏之完全理解方平，对方平也能无怨无悔。敏之也庆幸自己在最后这段日子能走出哀怨的阴霾，顺利申请到美国的大学。敏之相信，分离是最好的方式，时间是最好的治疗。

这样一个分别的夜，没有太多感伤，只是，在平静中仍有一股淡淡的离愁。

异国他乡，敏之将自己埋藏在书堆和报告中，忙碌的生活使她暂时忘了故乡、忘了令她情思牵挂的人。

为了争取奖学金，敏之更是日以继夜的苦读，终于把自己累倒。在病榻上，她有空闲的心思去想起她曾经遗忘的人和事。而今方平的信札，扰乱了她原有的、逐渐平静的心。此际，她多么思念方平，多么希望他在身边。敏之想：如果当初我不离开台湾；如果我对方平的要求不是那么多；如果我能一直陪在方平身边；如果。。。一连串的都改变不了既成的事实。

"。。。我能够出家，这因缘是你牵引，是你成全。在学佛的道路上，你是我的善知识。。。剃度前夕，我的心中充满法喜，这份喜悦，我想与你分享。谢谢你！敏之！并祝福你福慧增长，异地求学顺利、生活平安。阿弥陀佛 方平合十"

敏之阖上眼，泪，慢慢地滑落面颊。此刻的心情，仍是"悲欣交集"。朦胧的意识中，敏之仿

佛见到剃度后的方平，身穿长衫威仪，行过山间月色，抖落两袖清风。  
静静的夜里，一首曾经是他俩最爱的，韦应物的一首五绝，突然在耳际轻轻回响：  
怀君属秋夜，  
散步咏凉天，  
空山松子落，  
幽人应未眠。

摘自《普门杂志》第 159 期